

勝利後的東北（下）

陳嘉驥

張嘉璈是最當家的

在東北光復那段短短的時期裏，政府派駐東北重要官員中，張嘉璈是一位真正想替國家作點事的人。張嘉璈在東北的職務是，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並兼中俄合營的中國長春鐵路董事會主席。他在東北表面上係自卅四年十月起到長春，以迄卅六年七月離瀋陽，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實際上能够着手做事，不過是國軍吉長大捷後的卅五年六月，至卅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前，這一年的時光而已。在這短促的一年時光裏，若說他有什麼具體成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當美國杜魯門總統，指派一批美國經濟及工業專家，由鮑萊率領來東北調查工業被蘇俄破壞拆遷情形，準備以日本工業機器來補償東北工業損失時，鮑萊團長與張嘉璈多次接觸後，他不止一次的說：「想不到在東北，中國有一位對經濟問題有這樣深遠瞭解的人，倘中國和平能實現，東北工業在張嘉璈先生的領導下必能很快

復興，同時由於東北經濟的發展，啓開中國走向工業化途徑，中國將成爲名符其實的富強國家。」其後，東北局勢於民國卅六年夏季，四平街會戰後遽然逆轉，當筆者有一天發現，這位五短身材的張主委，消失於東北行轅經委會大樓時，內心不盡油然而生一種失落之感——那就是東北局勢恐怕真的不行了吧！否則張嘉璈怎麼捨得離開東北呢？

熊式輝、張嘉璈、杜聿明，這是當年政府在東北的三位大員，分別掌握着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大權。其中張嘉璈因深受熊式輝尊重，他們兩人合作無間，所以張嘉璈在經濟事權之外，對政治、外交、人事都參與機要，而能一言九鼎，熊式輝無不聽從。馬占山於卅六年春返回東北，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長官兼任松北五省挺進軍總司令，在瀋陽鐵路賓館裏與東北同鄉閒談時，就有人告訴馬占山說：「現在咱們東北的事，張嘉璈最當家。」此語是絕對正確的。

關係東北老百姓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光復初期爲滿洲幣與法幣的比值使用問題，由於

張嘉璈的措施適當，在法幣與偽幣之間訂定了十三比一的比率，使東北老百姓至少在當時未受京滬地區人民同樣嚴重的損失，這也算是張嘉璈替政府做的一項德政。日本係於卅四年八月十五日無條件投降，按照中蘇友好條約，俄軍應於三個月內撤出東北，但俄人故意曲解爲三個月內開始撤退。因此依俄軍的曲解，卅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爲三個月屆滿之期，所以國軍決定於十一月十六日，爲打出關外接收東北領土之期。由於俄軍已自山海關撤退，並將防務交給共匪，國軍的攻擊行動已不容髮；跟着軍事行動而來的是出關國軍使用法幣問題，國軍自不能不發軍餉，但如任由法幣與偽幣等值使用，那等於使東北老百姓在一夜之間傾家蕩產。但政府印製與偽幣同值的鈔票的確也來不及，所以張嘉璈決定，由杜聿明在法幣上蓋私章，按着偽幣與法幣一比十三的比值發軍餉，解決了這項困難問題。

安定經濟的攔水壩

光復後東北的幣值問題，有的人主張法幣縱

然不訂得高，然而無論如何不能比偽滿洲幣低，堂堂的國家正式法幣，其幣值訂得比偽幣值還要低，這還成什麼話。並云，我國勝利了，其目的即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羽翼下的偽組織走狗們，如今我們的國幣還不如敵偽幣值錢，這在歷史上將成千古笑話。所以一致堅定的主張，法幣無論如何應高於偽滿洲幣，最少也只能法幣一元對偽滿幣一元，萬萬不可由自己污辱自己國家的體面。

一般有遠見的人則不作如是看法，東北、華北、華中各地的淪陷，原是全中國人的大難，論其責任固不能一切歸罪於政府，然更不能歸罪於任何個人，至於淪陷區的老百姓更是一點責任也沒有。如今，侵略成性的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其卵翼的漢奸組織亦已相繼解體而樹倒猴孫散；現在持有偽幣者，都是受盡敵偽壓迫的淪陷區的老



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

百姓，政府對彼等安撫宣慰之不暇，豈可爲了不切實際的理由，在祖國勝利之後，反而使其遭受嚴重的損失。這等於拿自己老百姓作爲敵人看待。張嘉璈對利弊得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堅持東北經濟體系暫且維持現狀，法幣與偽幣之間仍應按照實價在購買力保持一個差距，作爲東北經濟安定的一個攔水壩，因而硬性規定偽幣一元等於法幣十三元（實際上偽幣購買力遠遠超過十三倍之上）。同時張嘉璈並決定由中央銀行，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以一比一的比值逐漸收回偽幣，因此使得東北老百姓，才免去了等於一夜之間傾家蕩產的厄運，真是等於萬家生佛了。其後，東北流通券，雖然因着戰局的演變而日趨貶值，然始終與關內的法幣維持着一比十以上的這個差很多的匯率，其貶值是慢慢的演變而來，東北老百姓承受這種壓力，自然較一夜之間的變化來得好

狗腿子真不是東西

的多了。

日本統治中國手段極爲毒辣，一切的計劃得天衣無縫，爲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刻毒的侵略者。它對中國的侵略，在軍事政治係採一波一波的向外迅速發展，例如在侵略中國之初，先佔領中國的隣國韓國，再佔領中國的東北，再控制熱河、察北的內蒙區域，再佔領華北，再佔領京滬地區，然後企圖佔領全中國。經濟上它却以日本三島爲核心，使經濟源泉一波一波向核心集中，日本對京滬華中地區的經濟榨取

最爲嚴厲，任意搜括，一點不管老百姓死活，幣值的穩定與否也不在意，有時爲維持華北偽區物價，把華中稻米大量北運平津；日本對華北地區榨取與搜括，在實際上雖與對華中並無軒輊，但有時還注意到物價的穩定，以免波及日本認爲它在大陸上根據地東北地區；日本對東北地區的榨取實際上最多，這當然是因爲東北地區物資豐富的關係，但日本也相當顧及東北地區的經濟安定與物價平穩，也可以說是爲了有利長期榨取，因此日本也常常犧牲華北地區來促使東北的地區安定。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時期，先後製造了偽滿洲國、偽華北臨時政府、偽蒙疆政府、偽汪精衛政府等不同偽政治組織的原因。這些不同偽組織，各有不同的經濟體系，使用不同的偽幣，以便久而久之自成一個不同的日本控制下的個體；日本之所以如此，除了軍事政治的因素之外，經濟上的易於榨取亦爲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爲了「以華制華」而達到「以華養日」的目的，除了前述製造不同的偽政治組織，形成不同經濟體系外，並利用這些偽政治組織，製造中國人之間的仇恨。其製造仇恨方法爲，首先驅使朝鮮浪人在日人之後來到中國東北爲非作歹，使東北中國人內心感覺到「日本人可恨固然可恨，可是比高麗人還好一點」。日軍侵入華北後，又把東北的流氓帶到華北，充任翻譯等職務藉機敲詐勒索，華北一帶中國人當然也感覺得「真正令人恨之入骨的是這些東北人」。日軍佔領京滬等華中區域後，又把懂日語的華北地痞帶到華中充任狗腿子胡作非爲，使江浙各地中國人感覺到

「來自華北這批日本鬼子的瓜牙，真是混帳透頂，日本人有時還講理，這些狗腿子才真不是東西」。以上這些事實並非筆者閉門杜撰，在福建地區的國人，亦在日本這些「以華制華」政策下，對來自台灣地區一些人，也有同樣的感覺；當我們有機會來到與祖國隔絕多年的台灣寶島，才發現這裏同胞是這樣的樸實可愛，人情風俗仍多保持着我國傳統的美德，因此更使人痛恨日本人的毒辣與陰狠了。

中原所缺東北齊備

以上所述有點離題太遠，現在筆者介紹張嘉璈主持的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着手整理日本開發東北的計劃，並想厘訂合乎中國人自己的東北開發計劃情形。

日本進入及統治東北期間，對物產、礦藏、水力、交通……曾窮數十年時間作過一番詳盡的調查與統計，並擬就一套完整的開發計劃；以東北資源如此豐厚，如果日本這套以榨取為目的的開發計劃完成後，它不但有力量統治亞洲，並可與其他強國爭霸世界。九一八事變後，當時的國際聯盟派一個調查團至東北調查實況，調查完畢英籍團長李頓爵士在報告中說：「滿洲初為日、俄競爭的區域，繼則為中國與其兩大強隣角逐的地方。其始也，東北不過以其地位關係，被捲入角逐政治的漩渦中，蓋佔領該地，即含有操縱遠東政治的意義。其繼也，因其本身所蘊藏的農林礦山之富發現於世，隨後成為世界列強覬覦區域」。民國卅五年，美國杜魯門總統所派至中國東

北的鮑萊調查團團長鮑萊也曾說過：「中國內地所缺乏的物資，在東北皆行齊備，東北並有餘力換取其他中國所需的物資，有了東北中國才可成爲一個真正的強國」。

東北不僅有聞名於世的豐富農產品，如大豆、高粱、玉米、穀子、稻米。在東遼河、盤山地區並盛產棉花、菸草、芝麻等，此外尚待開發墾殖的處女地甚多；而儲藏的各種礦產資源，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次第爲世人發現。

如遼寧省南部鞍山弓長嶺、安東省通化桓仁地區的大鐵礦，儲藏量高達五十七億噸，不但佔全中國鐵礦儲藏量四分之三，且爲東亞第一位。東北煤的儲量約爲二百億噸，其儲量雖非全中國最高，但由於撫順、阜新、北票、本溪、西安、鶴崗、密山、蛟河……等大煤礦次第成立開採，故東北煤的產量超過全國產量的一半。木材的蓄積量約爲三十七億立方公尺，爲全中國其他各省木材蓄積量總和的四倍；長白山、大興安嶺、小興嶺等處遮天蔽日的原始林，與原爲我國領土東西伯利亞區的森林，現爲世界最大森林區。遼寧省南部與遼東半島頂部的大石橋一帶的鎂礦，不但品質優良爲世界最大產區，其儲量且超過全世界其他各地區鎂的儲量總和。遼寧省西部，所謂遼西走廊開口處的錦西地區，所儲藏稀有金屬的鉬礦，亦係全世界第一大礦區。被目爲世界第一能源的石油，除了撫順盛產油頁岩，並有一個油頁岩提煉汽油工廠外，黑龍江地區的大慶油田，已爲亞洲著名石油產區，以及圖門江地區亦有豐富石油礦與天然氣的儲藏，現在日俄正在計劃開

發，俄國控制下圖門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此皆原屬我國土地，在清朝時被俄人巧取豪奪而去。遼河下游的海域有鈾礦的發現，在民國卅五年政府光復東北時期即已證實。此外，黑龍江、吉林地區的金礦、沿海的魚鹽之富、科爾沁與呼倫貝爾大草原的馬羊遍野、熊岳與蓋平地區的水菓，均已聞名全國。

日人對這些資源的調查與利用，均已擬具了詳盡的藍圖；比如東北大小河流有數千條之多，日人對每一支流每年四季水量的大小差別竟有三十年平均統計數字紀錄，何時漲水，何時枯水，均絲毫不爽；又如東北鐵路網計劃，應再建幹線多少條，支線多少條，每條有多少隧道，多少橋樑、多少涵洞，亦早已全部規劃完成；其他工業的逐步建設計劃，亦早已定案。這些寶貴的資料與計劃，在日本投降後，均爲日人故意予以銷毀，無處找尋。

張嘉璈主持的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成立後，網羅了一批專家主持各部門，如經濟金融處由陳頌言負責，農林處由潘某（忘其名）負責，交通處由蘇從周負責，工業處由王某（忘其名）負責。這幾個處，乃在本身職責範圍內，分別在日爲分支機構內，搜集日人所原先擬定的那些寶貴資料與計劃；因爲大家都知道，接收東北領土固屬重要，但接收日本這套詳盡開發計劃，也屬同樣重要，有了這套計劃，我們建設東北時，再根據我們的需要予以利用或修正，自可事半功倍。所以，有人把這套計劃比爲啓開東北寶庫的鎖鑰，實不爲過。經過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的搜集與整理

已有十之七八時，東北形勢逆轉了，張嘉璈在自知留在東北亦將難有作為時，便在充滿悵惘的情緒下，悄悄的離開東北，到南京改任中央銀行總裁去了。

記者之友全無官架

我們新聞記者，常將平素接觸的政府或團體對記者友善的負責人，目為「記者之友」，這當然沒有錯，但還是難免有點互相利用的因素作用在內。當年在東北的張嘉璈，以他在國內政壇的聲望，在東北當時的地位，以及與熊式輝的合作無間，他大可高門深鎖與熊式輝一樣，少接見新聞記者也可省去許多麻煩。

事實上，張嘉璈在東北是一個最無官架子的人，記者們隨時隨地都可找他談話。筆者當年在東北，大約每一個禮拜去一次經濟委員會，到各部門走走，約摸兩個禮拜去訪問一次張嘉璈。訪問張嘉璈時，總是預先想好幾個與東北經濟有關的問題，有時也偶然問一問當時很微妙的外交問題，以及接收旅順、大連等棘手問題。張嘉璈每次總是很有耐心的跟筆者娓娓而談，說到重要問題時，他並不像一般政客作那種令人莫測高深與敷衍態度，能說的他都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不能說的，他也很誠懇的說明「時機尚未成熟，或者說當局還在考慮之中」，不過這種時候很少。

他有許多次都使筆者深深有受人尊重之感；一次筆者到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未經通報便推開主任委員室，看到張嘉璈正主持一個十幾個人

的小型會議，於是馬上縮了回來把門關好，正待轉頭他去之時，一位秘書趕了出來說：「主任委員問陳記者有什麼事沒有？如有事，主任委員可以出來談幾分鐘，如果不急，請你半個鐘頭以後再來，會議馬上就可結束了」。又有一次，筆者到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未走經委會正門，而是從張嘉璈用的側面狹樓梯上樓，正適逢張嘉璈下樓，他看到筆者，馬上告訴一位劉秘書說：「你先把皮包放在車上，在下面等我，我與陳記者談談再走」，由這些小地方就可看出他如何尊重別人了。

民國卅六年元月間，杜聿明為完成其「北取哈爾濱南下大連」宿願，突然派新六軍自營口、大石橋等地出動向遼東半島展開掃蕩行動；不旋踵間將熊岳、蓋平、復縣、瓦房店等遼東半島重鎮次第收復，前鋒並佔領普蘭店陳兵大連郊外。這時政府也宣佈，原經派任的大連市長沈怡辭職，改派龔學遂繼任，並發表黃光斗為大連市政府秘書長（前年在台逝世）。這時，中外記者紛紛向東北集中，中蘇聯誼社又形客滿，當年國軍北上接收吉林長春時熱鬧情形再度在瀋陽出現。記者們每天穿梭往來於東北行轅、東北保安司令部，以及龔學遂與黃光斗下榻的鐵路賓館之間，一面採訪國軍何時出動的消息，一面盯牢龔學遂及黃光斗的行踪，弄得身材矮小的黃光斗秘書長大嘆吃不消說：「每天半夜三更還有人打電話來叮我，這個樣子等不到去大連我就垮了，我非搬到鐵路賓館不可」。有人告以新聞記者盯上了，搬到那裏去都是一樣，黃秘書長只得搖頭表示無可奈

何了！

正在瀋陽裏外外緊張萬分之際，外交部長王世杰於二月廿二日（卅六年），自南京飛抵北平，並於廿四日自北平飛抵瀋陽。王外長的突然抵達瀋陽，新聞記者們更認為政府接收大連之期迫於眉睫了，所以廿五日鐵路賓館的王外長記者招待會擠得滿坑滿谷，幾乎每個人都想發問，情形相當亂，但在這個記者會裏什麼都未得到，最後就在「接收大連日期仍未決定」一句話下草草結束。筆者在王外長招待會後，因一無收獲而頗感不滿意，乃快快的走向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心裏一計算差不多有一個月未訪問張嘉璈了，乃推門進入主任委員室，在談到接收大連問題時，才知不那麼簡單，於是筆者乃將王外長記者招待會情形說了一下，並且不認真的表示願與王外長單獨的談一談。

局勢一改人事亦非

到了晚上，筆者已把這件事給忘了，正要與幾位同事去鐵路賓館，參加一個跳舞晚會時，經委會劉秘書忽然打來電話說：「張主任委員已與王外長談好，明天下午四點鐘，在張主任委員公館裏與記者見面，頂好約幾個具有代表性記者，由陳記者隨便約好了」。在這次與王外長的談話裏，才使記者明瞭在英美俄的雅爾達密約下，中國的艱難處境，倘我國堅決拒絕締結由雅爾達密約轉變成的中蘇友好條約，中國在無可避免的蘇俄參加對日作戰情況下，將更面臨一個艱難局面。因為俄軍參戰已成定局，在當時情形下，中國

(二)北東的後利勝

國軍無論如何不能在俄軍之前進入東北，假如不在事前把東北問題談好，將來就更難辦了，東歐各國及北韓情形就可作我們的殷鑒。(王外長當日談話內容全文筆者現仍保存)。只因這次與王外長的懇切談話，使筆者對東北與俄國關係有了進一步瞭解；來台後，筆者以在東北兩年磨練認識，大膽的撰寫東北各項問題，尤其有關對俄關係上的立論觀點，免於有重大錯誤，實有賴這次談話啓示很多。

張嘉璈於民國卅四年十月，即於熊式輝等抵達當時猶在俄軍控制下的長春，身負與俄軍談判中長鐵路(張任中長路董事會主席，俄人爲副主席)以及其他經濟問題之責；如俄人節外生枝，在中蘇友好條約之外，要求中俄共同經營東北工礦問題，即係向張嘉璈提出，被拒後立即拆遷東北工業機器。東北行營自長春撤退北平後，張嘉璈仍留在長春，負外交等問題折衝之責，國軍以武力出關後，張嘉璈除規定偽幣與法幣比值外，對迅速收回蘇俄軍票，全力支持東北殘破工業復興，完成東遼河水利工程，收購東北大豆調節國內外物資等，無不全力進行。共匪東北軍區最高政治顧問，也曾掌握中國共產黨大權坐過共黨第一把交椅的李匪立三，於卅五年六月間由哈爾濱飛來瀋陽，與政府商談小豐滿電力經共區輸送至瀋陽的交換條件時，政府方面談判代表是瀋陽市長董文琦(在台)，但實際主持人是張嘉璈，由此證明他不僅是東北經濟最高決策人，也是政治與外交的主持人。據聞，張嘉璈曾將李立三接至東北行轅內密談了數小時，李立三由於張嘉璈的誠

懇的態度頗受感動，也說出了許多實話。李立三承認俄軍風紀敗壞出人想像之外，蘇俄處處以美國爲假想敵，最忌中國與美國接近，以及美機一架在錦州機場降落如何爲俄人所重視等，李立三也承認所有高級共產黨人均知 蔣委員長爲一偉大愛國者，如無 蔣委員長領導任何人均不能使中國取得中日戰爭的勝利。

卅六年六月間，四平街大會戰爆發，新聞記者均以四平街軍事新聞爲焦點，七月初四平解圍後，大家立即忙着到四平採訪，其後筆者又跑了

一趟熱河，回來後又去長春、吉林、小豐滿等地。好像是八月底或九月初罷，筆者到了東北行轅經委會，推開主任委員室一看，坐在那裏的已不是身材矮胖的張嘉璈，而換了松江省主席關吉玉。關吉玉在當日東北各省主席及相同地位人員之中，最孚人望，並有龍頭之稱，但爲人謹慎不愛多言，尤其新聞記者很難在他口中打探出什麼新聞來。同時，東北局勢變了，自然也不會有什麼重要經濟新聞了；其後，筆者即未再至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迄今與張嘉璈一別也快卅年了！

中外人物專輯(一)

△精選名家汪公紀、蔣君章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汪公紀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二)

△精選名家雷嘯岑、王成聖、姚蒸民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雷嘯吟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三)

△精選名家王培堯、喬家才、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王培堯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四)

△精選名家賴景瑚、喬家才、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賴景瑚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五)

△精選名家李先聞、徐志道、宋子芳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

李先聞等著
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六)

△精選胡耐安、糕夢庵、費雲文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胡耐安等著
定價：叁拾元